（上接第二版）

典在世間；彌勒菩薩則在兜率天，這些佛如來感應是顯然可見，就如同觀音菩薩之有感應是一樣的，您爲何否定過去佛、未來佛呢？沒有過去，何有現在、未來？這是佛家最基本的三世因果觀，這個理論法師都否定，何故？

三十七　根據法師的應對，我知道法師是堪稱辯才無礙，對佛法也有相當程度的介入，但我個人絕無意否定法師的法衣與法相，但法師說法實在違反佛家眞理太多，更有太多經典中前所未見的混淆，還請法師給我們一個明確的指示，到底這些事、這些理論有何根據？

基督教中人從凡夫俗子憑空躍升天國，天主教、印度教也欠缺修行的明顯次第與體系；這些與佛家的四聖六凡、四禪八定、四果、十地，這些明確的修行次第與果位，如何能夠相提並論？

三十八　法師認爲基督教也有「因果論」，又說基督教與佛教一樣。其實「因果」是「世、出世間」共法，不只佛教、科學有「因果律」，共產主義也承認科學的因果律，印度教也都有相當程度的因果說。所不同者，唯有佛家的「因果論」析論最爲綿密，不只講因果，更配合「緣」來建立一個完整的佛家緣起思想體系；這些都是其他宗教所無以比配，以一種單一的因果論（不信上帝、作惡就下地獄，這因果也未免太廉價了吧？）來說，基督教等於佛教，豈非戲論？

三十九　法師强調大衆都應素食，這種精神相當可敬，只是印度教、瑜珈行者和一貫道等其他宗教，也都主張素食。素食是中外許多教派、非宗教徒「共法」，非佛教所特有。不知法師的素食（密宗肉食、南傳肉食）和其他宗教的素食，在理論上有何同異？

四十　法師說印度恒河的水清淨無比，是無上的「聖水」，飮之可以袪病消災、延年益壽？多年來，政府開放觀光，印度已不再是遙不可及的神話國度，我們親眼看到，恒河水中飄浮無數死貓、死狗、死屍、垃圾及到處人潮等，不知法師這恒河水無細菌，飮之不生病的理論，有何根據？是否能擧出證明，在何處、何時的記載、或報導中有這樣的說法？如果說恒河眞是清淨無菌的，爲何我們在一九三五年前後的文獻中看到當時的統計，印度人的平均壽命只有二十七歲？即使時至今日，科學、醫學如此發達，印度人的平均壽命仍不到六十歲（台灣男六十八，女七十四），是亞洲地區最短壽的國度，而且傳染病流行最廣。這證明恒河水不但污穢，且充滿疾病與細菌，造成極大的環境污染；如說這樣的恒河水清淨無比，何人相信？再者，恒河是印度教的「聖河」，而不是佛教的聖河，您是站在那一宗教的立場，來宣揚恒河是聖河聖水？尅實地說，世界上沒有任何一條河可以稱「聖」。有水就有微生物。

四十一　法師以佛教比丘尼的身份出現於世，那應該是世尊的弟子了。但爲什麼您既不承認過去佛，以自己爲唯一的明師，不依佛陀經典所教來宏法？豈非以盲引盲，誤導初學者踏入歧途，以爲您的法才是唯一的佛法；那可眞是「盲人騎瞎馬、夜半臨深池」了！

四十二　根據法師的演講和著作，還有一些日常生活的相片，可見法師平日的生活態度，令人敬佩，本人是個虔誠的佛弟子，絕無挑剔法師的意思。不過「眞理愈辯愈明」，法師所說若是正法，何在我一問？法師所言若非正法，則您該在公衆場合向大衆釋疑，否則會引起許多負面的影響，混淆佛家思想的眞義。

如果依法師之見，所有的宗教都一樣，那我信仰任何一宗一教都可以，又何必信仰您所說「觀音法門」呢？反正不都是一樣嗎？

固然「佛佛道同」，但事實上各各宗教，義理與層次上究竟有其差別。而衆生無明未斷盡之時，究竟不是佛，現在您將所有經您印心者都架空成「解脫」相，這是不是渲染、誇大、妄言？

法師如果眞是佛弟子，則您之一言一行，要對佛陀及衆生負最大的責任！除非您不是佛弟子，是否？

四十三　基督教有「聖靈」、「聖父」、「聖子」的說法，法師說「聖靈」等於「佛性」，不知這說法的理論根據，究竟從何而來？請法師明明白白的爲我們介紹？

四十四　法師强調現代人成佛一定得靠佛力加持，而佛力加持則需靠「現在佛」，也就是您這位「明師」，才能辦得到？但是古代許多修行有成的大德，多靠自力的精進修持而有成就，談「加持」則多爲密宗行者所强調，其實沒有自力、何來他力？

如果說成佛只需靠佛力加持而不需自力，那又何必還要發菩提心、發大悲願，或日夜精勤修持？反正惡人一經加持也都可以成佛！這豈不是否定了一切古代祖師大德與世尊所教示的修行法則？

四十五　法師說在印度會看到許多穿黃衣和白衣的出家人，而認爲印度的佛教很盛，佛教徒很多。就常識所及，這恐怕只是法師霧中看花之見？如今印度人百分之九十九爲印度教與錫克教，還有少數回教徒，而佛教尤其佛教出家人可說鳳毛麟角，法師所見者，恐怕大多是印度教的修行者。而印度的「大知識」也穿黃衣剃光頭。佛教中只有喇嘛們常著黃衣，在印度，也只有北部地區及藏人難民營中有少數喇嘛，爲數並不多；何況和尚有穿黃衣的，卻不一定穿黃衣的都是和尚，這種基本的辨證法，以法師之見地，不至於不明白？而且從今天的資訊，從沒有見過印度觸目可見很多佛教比丘尼的報導。

再者，佛教中在家人稱「白衣」，平日則有緇素二衆之稱，法師說，印度有「穿白衣的出家人」，我們見所未見，坐井看天，請問穿白衣的出家人，是密宗白教？還是另有傳承？

四十六　法師說「如來」不是無上正等正覺，我感覺眼冒金花，如來有許多異名，有的音譯、有的意譯，如無上士、調御丈夫、應供、無上世間解、佛世尊等都是，所謂的無上正等正覺，是「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的義譯，根本就是如來的「佛果位」，如何能說是或不是呢？您對中文的瞭解程度有沒有障礙？您能提出什麼證據說明如來「不是」或「沒有」無上正等正覺？法師讀過心經，法師對「三世諸佛，依般若波羅蜜多故，得阿耨多羅三藐三菩提」這句經文，怎麼解釋？

四十七　請問法師，您所到之處的演講，俱以「即刻開悟、一世解脫」爲題，稍有佛學素養之人，都認爲是「天方夜譚」、「惑世亂法」、「言詭而辯」，但爲迎合現代人暴發戶的心理而已！因爲您明白的說，經過您「印心」之後，仍然還要修；既然仍然還要修，還談什麼「即刻開悟、一世解脫」？這樣是不是與「因明」相違？

法師是不是爲了廣招信徒而「爲令入我門、先以欲鉤牽」呢？是不是所有一切佛都在一世就解脫了呢？這是那一部經典中講過這樣的話？

四十八　請問法師，您在書上說，釋迦佛是「過去佛」，彌勒佛是「未來佛」，他們都無法傳授「一世解脫」之道，惟有「現在佛」才成。但「現在佛」一詞，出自「歸田錄」，只是明太祖朱元璋的自我陶醉與臣下的奉承之詞而已。「佛祖統計卷三十」則記載過去七佛「第六是迦葉，第七是釋迦佛」，釋迦之後則是「彌勒佛」，我們不知釋迦與彌勒之間，還有一位「現在佛」，請問「現在佛」是誰？

難道佛陀肉身已沒，法身也滅嗎？佛經中的聖言量難道不是「開悟之鑰」？釋迦法身難道沒有感應？

四十九　請問法師，楞嚴經卷九：「阿難！彼善男子，受陰虛妙，不遭邪慮，圓定發明，三摩地中，心愛圓明，銳其精思，貪求善巧。爾時，天魔候得其便，飛精附人，口說經法，其人不覺是其魔著，自言謂得『無上涅槃』，來彼求巧善男子處，敷座說法，其形斯須，或作比丘，令彼人見；或爲帝釋，或爲婦女，或比丘尼；或處暗室，身有光明，是人愚迷，惑爲菩薩，信其教化，搖蕩其心，破佛律儀，……墮無間獄……」法師既是解脫悟道之人，請您開示本節眞義？

前述四十九問，係隨手所拈，不及排比，不及微惑，爲恐有叨清神，耗瀆精修，如蒙一解大疑，用釋魚珠之混，則恩莫大焉！

佛教白衣弟子沙佛林頂禮
民國七十七年五月一日

沙佛林先生：來稿業經收到，拜讀之餘，深感所問，爲知見正邪之辯，義諦不容混淆，尤其本「吾愛吾師，吾尤愛眞理」之義，諒清海法師會有所說明，特先行發表，以饗本刊讀衆！　編者啓

我從西藏來

喬因．聽巴 原著
沙千夢、黃心嶽 譯

每當貨車到達一個山頂的時候，幾個共軍便立刻提高警覺，害怕有西藏游擊隊出現。在一座山頂上，我們遇到另一輛郵政貨車，這輛貨車機件失靈，車裏的人被迫睡在貨車裏面過夜，他們說晚上有時會聽到槍聲，很驚恐。

這時候，我們在車上看到騎馬經過的西藏人，這使我們都悟到原來騎馬比坐車舒適愉快很多。

到達森都省，我們在一位西藏官員的住所留宿，他是中共地區委員會的高級委員。

能夠睡在一間有電燈的摩登屋子裏，對我來說，還是一個新的經驗，儘管他們只在晚上亮燈四個小時。

這個家庭對我們非常殷勤。西藏官員本人也是佛教徒，他的房間裏有一座佛壇，他的孩子平時都在中國，現在剛從中國回來過暑假。這幾個青少年看上去像很高興能回到西藏家中，因爲他們都表現得非常愉快，而且立即要換上西藏傳統衣服，吃西藏食物。

他們好像受過吩咐，不願多講學校裏面的事情。我們起初還以爲這幾位青少年可能會因爲我們是僧人，而不多加理睬，誰知他們個個都非常友善，不單走過來和我們談話，還叫我們給他們祝福。幾位比較年幼的男孩，更加熱愛西藏。

過了一天，我到鎭裏去散步，見到中共開設的一間「人民商店」。在這間商店裏買東西，手續非常繁複，第一步：先要告訴商店售貨員你要買什麼商品。如果被批准，售貨員才給你一張票子。第二步：你要拿票子到商店的另一個部門去打印。第三步：拿着打了印的票子，到收銀員面前付錢。最後一步：付了錢以後，你所買的東西，方能見到。

持着軍械的共軍在鎭裏操來操去，這令近邊的西藏居民，覺得很不自在。

我們在森都過了兩夜才離開，我那西藏官員朋友，給我們準備了一輛吉普車。三位從中國回來渡假的西藏男學生，和我們一起坐上車子同行。這幾位男學生很喜歡講話，對我們說他們在中國不愉快。那裏的氣候有時非常寒冷，有時又非常炎熱，他們更不喜歡學校的生活。當我和僧人們在車上看到很多由中共帶進西藏的機器時，我們都看得很有興趣，但這三位男學生却說他們在中國已經看得非常厭倦了。

我們的吉普車中途停在歌爾卡音，那是個離開度魯馬拉康約八哩的市鎭。三位男學生在那裏快樂地跳下車子，把他們穿着的中國衣服除下，換上西藏衣服。積米仁波切和我以及兩位隨從，步行到就在附近的鎭長住所。

鎭長最近在生病，所以沒有出現，他的妻子出來迎接我們。她以爲我們會有很多人和馬匹，當她見到原來一共只有我們四個人時，覺得很驚奇，以爲是中共給了我們什麼麻煩。我向她解釋之後，她才安心。她說自從她的丈夫生病以來，她一直都在代他管理一切事務，所以非常忙碌，她很想跟我學習，不過她實在沒有時間。

我們向她道別，又和她借了四匹馬，騎去度魯馬拉康寺。

這時正是仲夏，山野上的野花都正盛開，非常美麗。但是在我們到達寺院的那天，天氣却突然轉寒，還颳風下雨。

寺院爲我們預備了一個龐大的歡迎儀式，雖然天氣很差，也照樣擧行。

亞剛土古領在一行僧人前面，手裏拿着幾炷香，後面跟着奏樂的音樂家和拿着彩旗的僧人，一位僧人撐着雨傘，跟在我的後面。

我入了寺院以後，就請亞剛土古爲我派人送信給在拉薩特舒爾富寺的格尤華卡馬巴、康德魯、和丁哥清斯仁波切三人，他們現在都同在一個地方。

我在信裏提到西藏東部現在的處境，告訴他們現在我已經到了度魯馬拉康，請格尤華卡馬巴給我指點指示，我以後應該採取什麼行動－是繼續留下管理修曼寺，還是逃去西藏中部？

我又希望知道，如果西藏東部的人或度魯馬拉康的人向我請求指點，我應該給他們些什麼忠言。信末，我特別道出：「你給我的回答，我不會對其他人說，我現在非常需要你的指點。」

我預料這信送出去以後，至少要三個月時間，才能收到答覆，但我仍舊告訴送信的僧人們，要儘量快速趕路。

以後一連十天，我擧行公衆演說，也給僧人們和普通居民私人教導。然後，我請亞剛土古和幾位喇嘛代我繼續教下去。因爲有太多的人希望得到私人教導，我的僧人們要爲他們列出名單，依着次序，一一指導。有時候，我的僧人們失去耐性，我唯有小心警告他們，不可以這樣。至於我自己，忙碌到簡直連休息的時間都沒有，連即使在吃飯的時間，也要教課。

我的會計員特塞花從修曼寺來到了度魯馬拉康。他說修曼寺的僧人都很焦急，怕我會丟下他們，逃去西藏中部。中共雖然仍然說要大大改革修曼寺，但他們還沒有實行，寺院的僧人因此比較少理會他們的威嚇。

會計員說大家都認爲修曼寺應該可以繼續下去，所以都很想我回去，他自己的想法也是這樣，他認爲他有責任和我商量究竟應該採取什麼行動。

我告訴他我已經寫了信去請教格尤華卡馬巴。我個人則覺得中共的威脅仍然很大。我們目前正不停地接到中共毀滅西藏東部寺院的消息，這也可以說是對我們所作的警告。

我在度魯馬拉康的演說中，時時對大家表明，應該準備西藏將會有鉅大的轉變。這令我的會計員很煩惱，他想說服我，他覺得一切都會如以往般地正常。

這時我接到也加寺的方丈也加土古的邀請書，要請我到也加寺探訪，和主持「珍貴的指導」的授課儀式。

我在十四歲的時候，就曾經在度魯馬拉康教授過「珍貴的指導」，我答應了他們的要求。

鄰近寺院的很多方丈和喇嘛，在知道了我已答應去教課以後，立刻到也加寺等候我，連也加寺的僧人在內，一共有三百多位僧人，同時準備參加授課儀式。

這儀式一開始時是先由珍袞喇嘛讀經。

（廿七）

慈濟文化七十七年雙月印書簡介表

一、佛陀的故事

本書爲佛學泰斗印順導師專爲兒童及青少年所作的「佛學課本」，以淺顯通透的語句敍述佛教故事及佛法義理，在每一專題課目後，附有練習的問題，可以加深印象並提供進一步的思考。

爲增加該書的趣味性、可讀性，每一單元都特別配以數幀彩色插圖，設色鮮豔。不只小孩喜歡，就是大人看了也會愛不釋手，是一本老少咸宜的「佛學入門書」。（七十七年六月出書）

二、慈濟精美課誦

自清代玉琳國師摘錄「禪門日誦」，列爲早晚二課，後世佛子多數延用。但版本不一，屢傳屢刻，且前後錯謬或刪減省略，造成持誦者的不便與困擾。

今特將課誦中前後省略處，一一加以補齊，並以電腦照相打字重新排版，務使節拍正確、板眼清楚，俾持誦者知所依從。分三十二開平裝及四十八開秀麗型兩種版本，製作嚴謹、印刷精美，爲坊間一再傳印翻版者所不能及。值得大家珍藏、持誦。（七十七年八月出書）

三、弘一大師格言別錄 演講集

弘一大師以名士之身走入佛門，卒竟中興南山律宗。其平生經歷與緇門崇行，感人、攝人之深，歷時數十載。本書收錄弘一大師於民國三十年前後，在閩南一帶的弘法演講。透過文句，一代宗師的高風亮節，依稀如在眼前。另有大師輯錄之古代祖師格言，是道侶們日常生活的待人處事及學佛歷程中修心養性的最佳圭臬。（七十七年十月出書）

四、我從西藏來

本書係轉世喇嘛喬因．聽巴在西藏學佛的詳細經歷，對西藏佛教「師弟相傳」的傳統特色，有生動的描述。

閱讀該書，能讓我們瞭解「轉世喇嘛」的人生經歷，更能讓我們深入認識西藏佛教的傳統特色。同時，這還是一本典型的佛教高僧自傳，他的喜怒哀樂、修行歷程，都值得讀者細細思量，一再玩味。（七十七年十二月出書）

助印者請郵撥帳號：1078254－5　慈濟道侶雜誌社

TZU CHI FOUNDATION